



这里曾经河道纵横，小桥流水人家

“秀水”这个名字，听上去像一个柔情婉约的江南女子。走在光影斑驳的老街巷里，也凭空多了几分人情味。

鼓楼街道的党工委副书记陈鸿，平日里在不远处的乌舍巷办公，热衷宁波历史文化的他，对于秀水街区的街头巷尾，再熟悉不过了。“秀水这个地方，从唐代就有人居住了。”陈鸿说，秀水街区的形成与宁波建城几乎同步，跨度长达1100年之久。晚唐时期，这里已经陆续有百姓居住，当时统称“北城之地”。

“整个街区真正迎来大的发展是在宋代，到了明清时期，城中有不少大户人家搬到秀水一带。”北宋时期，随着府学、孔庙等相继迁入今中山广场一带，与之毗邻的秀水街区被冠以“地近文魁连秀水”之称，居民日益增多。不幸的是北方金军大举南侵，南宋建炎四年，在占领明州城后，金军滥杀无辜，城中居民几乎被杀光，房屋被烧成灰烬，秀水街区基本沦为一片焦土。

随着南宋王朝定都临安，当时的明州从一方小城跃升成为重要的商贸港口城市。经济发达，教育兴起。遭遇连年战争的中原移民纷纷涌入宁波，大量北方客定居在秀水街区，此时的秀水比过去更加热闹。

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上千年之中，秀水街区内河道纵横，小桥相连，这些河流是划分街坊的界线，每个街坊又衍生出若干条小巷，这里是一个典型的“小桥流水人家”的江南人居群落。到了上世纪50年代，大规模填河造路的市政建设，使区域内一条条河流变成了马路，江南水乡的风貌不复存在。1949年至1980年间，宁波老城基本保持了民国以来的整体风貌格局，秀水街区的传统建筑风貌还依然完整。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大规模建设中，秀水街区的传统历史风貌受到了一定的破坏。“难能可贵的是，翻看现存的1924年的民国宁波地图，现在的秀水历史街区几乎与地图上的一模一样。在千年的时空穿越中，秀水街区沉淀出多样的建筑形式、完整的街巷结构和丰富的文化遗存，都见证了宁波老城从宋代到民国乃至解放后的格局演变及历史进程。”



横河街西段的西式虞宅

小巷飘香，流传着孝感动天的故事

元代初年，有一户名门望族倪氏迁入秀水街区南侧的贡院位置（宋代时这里是会试的考场）。倪氏家族在此居住了七百余年，因此成就了整个街区里最古老和最富盛名的建筑——桂花厅。这也是宁波老城区现存的五座明代建筑之一。

桂花厅所在的桂芳巷，关于这个诗意的巷名，陈鸿讲述了两个美好的民间传说。“一说是因为这里有两棵罕见的桂树，都已经是百年老树，花开时节整条巷子弥漫着桂花香。另外一个传说和慈孝文化有关，明代时，倪母重病，家人侍奉母亲，孝感动了天，突然数百朵桂花从天而降，倪母随之病愈。皇帝听说后就御赐‘孝德感天’的金匾给了倪家，倪氏在这里建造了桂芳第以示纪念，桂芳巷从而得名。”据倪氏后人的说法，数百年来黑底金字的“孝德感天”御匾一直被安置在桂花厅前的特制牌坊上，可惜在“文革”中被毁。

大桥街与桂芳巷交界处的桂芳巷1号，有一栋高大宽敞的民国建筑，称为“陈禄房”，老宁波人也称它为“桂芳巷陈宅”。大门上嵌有一块门匾，上书“颍川望重”。有道是“天下陈姓出颍川（今河南禹州）”，大概是主人为了提醒后代不要忘记先祖。据陈鸿介绍，这家的主人陈庆恒是民国时宁波城里著名的实业家，曾经创办宁波万信纱厂，并参与创办和丰纱厂，推动了宁波民族工业的发展，在上海的纺织业界也小有名气。陈宅主楼五间两弄，左右各两间开厢楼，高大宽敞，走廊、楼板、门框等随处可见精美雕刻。楼房顶部设有观景平台，四面都有水泥护栏，融合了西洋风格。

东西走向的广仁街是唯一横贯秀水街区的街巷，也是整个街区的中心。

当年广仁街有“街北孙家人，街南徐吴姓”的说法。街北的孙家自明万历年间迁居到此，数百年间繁衍生息，人丁兴旺，渐成宁波城里的一大望族，连屋宅间的小巷也因此取名为“孙家巷”。民间有传说，孙家祖上出了位状元，富贵后买地大兴土木，建造了多达32个院落，左右都带有花园，从永丰巷延至孙家巷，在巷口还有牌坊，东侧建有孙家祠堂——纯德堂。只可惜在1962年的一场大火中，大部分的孙家院落化为灰烬。

百年吴宅里，最忆是童年

生长于宁波的自由摄影师史骅，上幼儿园前一直住在秀水街上的爷爷奶奶家。

从苍水街一拐进秀水街，史骅指着巷子左侧的老厂房突然兴奋起来，“这里以前是圆珠笔厂啊！我的小伙伴最喜欢来这里捡废旧笔芯玩了！”桂芳巷25号，是宁波制笔总厂旧址。

秀水街，南起西河街口，与呼童街相接，北至广仁街，全长408米，宽2.5米。尽管隔三差五地路过鼓楼，但爷爷奶奶去世后，史骅很少会专程绕进来看。奶奶家所在的秀水街35号，和这个街区里目前现存最完整的园林式建筑吴宅只有一墙之隔。

位于秀水街42号的吴宅，宅主为福建人，清中晚期在宁波城里的药行街开设了木材行。经过吴氏家族后人的努力，生意红火，积累了大量财富，于是在广仁街一带买地建房。气势非凡的马头墙，记录了吴氏家族显赫一时的盛况。

占地一千多平方米的宅院分别为晚清中式建筑和民国中西合璧建筑，被文保专家称为“曲巷藏幽径，一宅分中西”。晚清的建筑坐北朝南，自南至北依次为牌楼式大门、明堂、硬山顶七开间的大厅，明堂和重檐硬山式后楼的东西两侧，有面向东西的厢房，分别为客厅、书房、居室、厨房及杂屋，前后两进组成一座相当规模的建筑群，前后左右廊子相通，上置卷棚式轩，轩的构件上都有各类花草，整个建筑具有晚清时期宁波民居建筑的独特风格。

循着光往里走，史骅印象中，吴宅最吸引孩子们的地方是假山和花园。正在院子里吃午饭的婆婆大概是已经习惯了突然闯入的陌生人，还主动给我们指路。在吴宅大厅的东侧，是民国时代建筑的西式水榭别院，融合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元素，三间两弄两轩的两层楼房具有对称之美，廊前有长方形水泥柱，阶前水泥护栏，左右两侧明轩顶设有观景平台，所有建筑板材一律采用进口的“洋松”。虽然几经搬迁，建筑看上去已经破落陈旧，但置身于这别院之中，面对着庭院内的一湾水池和几叠假山，也能想象吴宅当日的兴旺，以及孩童们在走廊里奔跑嬉闹的场面。

从吴宅出来，史骅站在牌楼式大门边上拍了一张照片，“秀水街的难忘童年，今天被唤醒，居然还记得那个自己洗澡的水槽、房梁之间奶奶晾菜干的绳子，以及爸爸妈妈结婚的那个阁楼。”

徐宅深深，记录家族的历史变迁

相比街区里的其他宅院，大桥街17号、19号的徐宅里一直住着徐氏后人。徐宅的主体建筑由三合院及北侧楼房组成，南侧17号为三间两厢的三合院二层楼房，19号为四开间三合院的二层楼房。整体规模较大，做工精致。

97岁的徐勤君每天下午都会去中山公园的下沉广场里坐一会儿，她是这个街区里最年长的原住民。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，在宁波话之间切换自如。

原来，徐勤君的祖父徐麟甫早年在上海和汉口两地均开设了毛纺厂，主要生产骆驼绒。“我父亲叫徐庭芳，早年跟着祖父在汉口做生意，常常往返上海和汉口之间。1919年，我出生在汉口，一直读完高中才回到上海。”开明的徐老板让女儿自幼上学识字，徐勤君在武汉女中还学过英文。直到抗战爆发，徐家在汉口的厂房被炸毁，徐勤君跟着全家回到了上海。

宁波人的乡祖情结很深，近百年前，在徐麟甫的主持下，徐家在大桥街盖了这个宅院，起先用于族人逢年过节返乡时歇脚，从内地迁回之后，徐家人都回到了这座宅院居住。“这条街很热闹，邻居们都熟悉，夏天住着也凉快，但房子旧了总是有很多毛病了。”今年夏天，徐勤君打算搬去和儿子一起住。

街区里还有一户徐家，人称“道后徐”，位于广仁街东南。早在明洪武年间，徐氏先祖世袭了宁波卫百户之职。满清入关执政之后，徐家弟子不忘旧朝之人，从此弃政从医，在广仁街的家宅附近开了一家药铺。徐家仁心仁术，施药救人，逐渐成了宁波城里著名的中医世家。多年以后，徐家后人又走上了仕途，在清代官居统辖浙东三府一厅的宁绍台道署之后，被世人敬称为“道后徐”。只是民国以后，徐氏家人陆续外迁，另谋发展。

在近百年的变迁中，不少宅院都经历了“七十二家房客”的混居模式，唯有位于横河街44号、50号、56号的“鹤年坊”，生来就是一副出租房屋群落的格局——三栋一模一样的砖木结构二层楼房，分别写有“鹤年坊一弄”“鹤年坊二弄”“鹤年坊三弄”等字样。这三栋房子是上海铁厂的杨老板造了孝敬他丈母娘的，专门用来给丈母娘收租收益，这些建于70多年前的老房子保存得还不错，间隔紧凑的布局看上去十分有趣，有专家建议日后可以改造成青年旅社，一来怀旧，二来也算恢复了这些房子的原本用途。

总有一些故事鲜为人知

在秀水街区的西侧，深藏着三处颇有渊源的建筑：虞宅、“三一教会学校”旧址和白衣寺。要不是陈鸿的指引，大概很难找到。遗憾的是，后两处已经“谢绝参观”。

站在李兴贵中学广仁校区的篮球场上，正前方是一栋中西合璧的别墅。横河街72号，正是宁波帮领袖人物虞洽卿在甬上的小别墅。“很多宁波人知道虞洽卿在龙山建了规模宏大的建筑群‘叙伦堂’给他的母亲养老，但并不知道他在宁波市区也有房子，大概是在他回乡探亲时落脚之用。建筑工艺精湛，是城中不可多得的豪宅。”虞宅的主体建筑由墙门、主楼、舞厅楼和一座花园组成，既有中式的白墙黛瓦，又处处体现西洋风格，阳台上的水泥扶手内嵌典型的欧式罗马柱，窗户是西式的券形窗。

在学校的另一侧，参天大树的掩藏之下，是“三一教会学校”旧址。清同治七年，英国圣公会传教士戈柏、禄赐在贯桥头（现中山东路）建立了一所教会学校。光绪二年，传教士霍约瑟主持教务，改为“三一书院”，并将校址移迁于更安静的孝闻坊，后又在李衙桥侧（今广仁街）建造新校舍。这座历时百年的学校几经易名，培养了不少名人，如编纂《鄞县通志》的知名学者马瀛，北洋政府代理总理、中国的“奥林匹克之父”王正廷等。

相比之下，位于宁波扑克厂内的白衣寺最显落寞。这座始建于五代后唐长兴元年的寺院，旧址在府治地（今中山公园）一带，原名净土居报仁院。据《延佑四明志》记载，在北宋建隆年间，这里曾是节度使钱亿的官邸，有一天，钱亿看见屋梁上发出白光，木纹呈观音相，于是将木梁换下，刻成观音像供在寺里。百姓俗称“白衣观音院”。在南宋建炎年间，金军屠城之时，连白衣寺也未能幸免。明洪武三年，原址被官府改为官邸，白衣寺迁至现在的位置。因为供奉着观音菩萨，所以香火历代不断。“民国时期，白衣寺已经有很高的声誉，四大高僧中的虚云、弘一、太虚三位大师，以及著名的圆瑛大师都曾经到此云游驻锡，这让白衣寺再度声名鹊起。”如今，古刹已是一座仓库。

在清代，白衣寺还有一段与乾隆皇帝有关的传说。据老艺人们口传，乾隆下江南时曾到过宁波，并在白衣寺章望状元家住过。听了宁波文书，十分赞赏，说：“此乃是词，不应称书。”从此宁波文书改名四明南词。



吴宅

链接

历史上的秀水街区：东临中山广场，南接中山公园，西连秀水街，北为横河街，占地面积5.4公顷，保留院落42处，其中文保单位1处，文物建筑8处，保留建筑面积约2公顷。该区域南为历史上唐明州城（子城）所在地，东为宁波府学所在地，汇聚了大量的历史信息。今东、南两处都被大批改造，仅留此地尚存一脉，以补老城北部之缺。区域内桂芳巷陈宅、倪氏桂花厅、秀水街吴宅、孙家巷孙宅、横河街鹤年坊以及广仁街的白衣寺等，建筑精美，类型多样，内涵丰富，历史信息跨越千年，保护利用价值很高。本文中所指的秀水街区为历史范畴，与整改区域并不完全一致。